

中国古典诗词精品赏读

# 韩愈



辽海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词精品赏读

# 韩愈

张敏杰 张瑞麒 编著

五洲传播出版社

编 著 张敏杰 张瑞麒  
后 记 李 冰  
图片编审 迟乃义  
责任编辑 王 峰  
装帧设计 田 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诗词精品赏读丛书: 韩愈 / 张敏杰 张瑞麒 编著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085-1180-1

I. 中...

II. ①张...②张...

III. 韩愈 (768~824) — 唐诗 — 鉴赏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44723号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6号  
邮政编码 100038  
网 址 <http://www.cicc.org.cn>  
制 作 北京原色印象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965mm 16开 8.75印张  
字 数 53千字  
定 价 29.80元

## 编 者 的 话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葩。早在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作出了以“诗三百”为代表的优秀诗篇。此后每个历史年代，诗歌创作都结出丰硕的成果，其中不少名篇名句脍炙人口，传诵至今。“中国古典诗词精品赏读”书系选取了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诗人、词人的优秀作品，并加以详尽通俗的译注、评解，试图将古代中国人创造的最可珍贵的文化瑰宝介绍给当代海内外读者。

以“国风”为代表的《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对中国后世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诗歌至唐代而达到高峰，呈现出后人所称誉的“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而从李白、杜甫等诗人身上，从他们留下的诗歌中，不难看出“风”“骚”以来优秀传统的回响。他们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关注国家、社会、民众等问题；而这种主题，往往是诗人通过自己的人生境遇和心灵历程去感悟，通过描绘自然界山川万物、人间世事民情来体现的。在唐诗的辉煌之后发展起来的宋代诗歌，成就也相当高，但最能表现宋代文学特殊成就的是词。宋代优秀的词家把这种长短句诗体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那或慷慨激昂、或委婉凄清的词作，今天读来仍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神采的篇章。

中国古代诗歌注重抒情、写景，善于表现友情、亲情、爱情、乡情，

以及其他复杂细微的个人情感。这形成中国诗歌又一个强大的传统。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诗歌几乎从一开始就具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特点，情感的表达比较内敛含蓄，有别于西方的诗歌风格。与此同时，中国诗人们又强调“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善于通过各种艺术手法传达言外之意，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想像空间。古代诗词中的优秀之作往往写得深情宛转，富于形象性和音乐性，诵读这些诗词，可以受到多层次的艺术感染和美的熏陶。古典诗词还善于表现自然之美及人与自然的融合。古人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本书系中的每首作品，都配以当代画家根据诗词意境绘制的中国画，通过欣赏这些诗、画，可以更深刻地领悟到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的诗情画意，品味其艺术之美。

除了“诗情画意”的特色外，本书系以各位诗人、词人单独成册，以更清楚地展示其不同的个性和艺术风格；各分册包括诗人、词人简介与作品赏析两部分。对每篇作品的赏析，又分为题解、句解、评解三个章节：题解交代创作背景；句解用现代语文对诗词进行逐句意译，对某些难懂的字词作注释；评解部分则提要钩玄，对作品特色进行点评。我们的本意，首先是帮助读者减少阅读中的文字障碍，继而是理解诗词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写作技巧。

中国古代经典诗词把汉语升华到至美至纯的境界，足以使每个中国人感到自豪。这些作品是联接所有炎黄子孙思想、情感的文化纽带，无论身在国内，还是身在海外，优秀的诗歌对读者的感召力都是相通的。一个喜爱祖国传统文化的人，可能会不断地接触和学习祖先的这些遗产。久而久之，这些优秀文化中的一部分会积淀下来，构成每个人头脑中一道美丽的艺术长廊，不断给人以教益、激励和艺术享受。我们期望，本书系所介绍的诗词名篇能够成为这道艺术长廊的组成部分。

本书系介绍的诗人、词人，如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宋代的苏轼、秦观、李清照、辛弃疾、陆游，还有东晋的陶渊明、五代的李煜、元代的萨都刺，等等，都是中国诗歌史上耀眼的星座。他们都各有很多传世名篇，限于篇幅，书中每人只选取了二三十首代表作品。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会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

# 目 录

|    |             |
|----|-------------|
| I  | 韩愈简介        |
| 9  | 醉留东野        |
| 15 | 雉带箭         |
| 19 | 归彭城         |
| 27 | 山石          |
| 33 | 湘中          |
| 37 | 答张十一        |
| 41 |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
| 49 |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
| 57 | 榴花          |
| 61 | 祖席          |
| 65 | 游太平公主山庄     |
| 69 | 广宣上人频见过     |
| 73 | 赠贾岛         |
| 77 | 春雪          |
| 81 | 盆池          |

|     |              |
|-----|--------------|
| 85  | 晚春           |
| 89  | 调张籍          |
| 97  | 听颖师弹琴        |
| 103 | 晚寄张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
| 107 |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
| 111 |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
| 115 | 送桂州严大夫       |
| 119 |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
| 123 | 南溪始泛         |
| 129 | 后记           |



## 韩愈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他自言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因此又称韩文公。

韩愈出生在一个庶族官僚世家。祖父曾任桂州长史，父亲韩仲卿则为一个小小的官僚，当过武昌县令，为政清廉。韩仲卿和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人有往来，他去世后，李白撰写《武昌宰韩君去思碑》一文称赞他的为人和政绩。韩仲卿在武昌为官时，“未下车，人惧之，既下车，人悦之。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侧目”，可见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吏。韩愈的三个叔父都是小官僚，其中三叔韩云卿颇负文名，“文辞独行朝中”，是撰写碑版之文的名家。韩愈三岁而孤，父亲去世后由长兄韩会和嫂郑氏抚育成人。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主张文章著述要发挥教化的功能，阐扬儒家之道，反对魏晋以来“浮诞僻放”的骈文。这样一个以道德文章传世的家庭家族，对韩愈日后的生活道路、思想学术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历十二年（777），韩会受朝中党争牵涉，被贬官至岭南韶州。两年后韩会病逝，当时韩愈年仅十三岁。孤儿寡嫂境遇凄惨，“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韩愈一家人从岭南跋山涉水回到家乡，后来为躲避战乱，韩愈又随郑氏来到江南宣城，直至他十九岁到长安应试。虽出身于官宦之家，韩愈青年时期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他说自己年及二十之

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出于改变现状、报亲荣家的想法，韩愈走上科考仕进之路。

韩愈早熟且聪慧，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而能文。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已经饱读诗书，胸怀壮志。他辞别家人，前往长安应试。自十九岁至二十四岁的六年间，韩愈共参加了三次进士科考，三次都败下阵来。长安米贵，居之不易。他在长安的生活陷入窘境，“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过着几乎乞讨一般的生活。韩愈在这期间做出惊人之举，力求把自己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他当时尚属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在窘迫无奈之际，想起堂兄曾经和当朝大将军北平王马燧有些交情。于是，韩愈趁着马燧出行，在长安道上拦马拜见马燧，请求帮助。马燧被眼前这位举止文雅、谈吐不俗的“故人稚弟”打动，就将他带回府中。因顾念怜悯韩愈的寒饥，马燧赐予衣食，让他与子弟一起交游，共同读书。

韩愈才学虽高，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若无人推荐，想在科场中胜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为争取功名，他也曾在长安城内外奔走干谒于达官贵人之间。可惜他年纪太轻，更没有显赫的家族声势，基本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在此期间，韩愈结识了一些来京应举的青年才俊。他们一起读书论文，谈心说道，这种情谊成为他寂寞生活中的一种慰藉。后来他在《马说》一文中感慨“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未尝不是对青年时期艰难岁月的深沉省思。

韩愈以诗文求见当时文名赫赫的梁肃，从而迎来科考路上的重大转折。梁肃欣赏韩愈的才华学识，勉励他积极应试。在进入长安的第七年，也就是贞元八年（792），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这次考试由陆贽任主考，梁肃等为佐。韩愈以真才实学博得众人的青睐，最终以第十三名登科及第。

考中进士无疑是一个良好开端，是韩愈生活道路上的一件大事。按唐时制度，中进士之后不能马上授予官职，还需要吏部的再次考试遴选。可是韩愈连考两次，均未中选。他多次上书当朝宰辅，希求仕进。在《三上宰相书》一文中，他希望谋得一官半职，以实现匡时救世的政治理想。但令人失望的是，这种请求没有任何回音。求官没有结果，他也不能再在京城等待下去了。贞元十一年（795），韩愈满怀惆怅离开长安，另寻出路，开始了地方佐吏的官场生涯。

贞元十三年（797），韩愈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里得到一个职位，



头衔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实职为观察推官。他当然不满意这一职务和差事，但为一家生计，也只好暂时隐忍其间。在汴州枯燥无聊的生活中，韩愈也别有收获。他和侄子韩老成，朋友李翱、张籍等人切磋诗文，谈论思想抱负，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

贞元十五年（799），董晋死去，韩愈辗转到了徐州宁武军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府任职。这一时期，他的头衔是试太常寺协律郎，职务是节度推官。毫无起色的官场生活让韩愈感到苦闷。史书记载，韩愈这时期“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张建封赏识韩愈的才学，待他不薄，所以虽然厌倦琐碎无聊的官场事务，韩愈还是没有选择离开。这一年冬天，韩愈受张建封委派，到京城向朝廷祝贺新年。在京期间，他郁郁无所得，又目睹王公贵族的漠然态度，心情黯然地回到彭城（徐州），并创作出名篇《归彭城》。他空有一腔忧国报国之情，却无处施展，只是过着一种“累累随行，役役逐队”的幕僚生活，内心无比苦闷。正如他在《从仕》诗中所说，“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韩愈始终觉得幕府生活不适合自己的，常怀失落之感。后来他还是毅然离开张建封幕府，迁居洛阳。

贞元十七年（801），韩愈通过吏部诠选，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从此进入长安官场，开始了沉浮不定的宦宦生涯。这时他已经有相当高的文名。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后，他开始积极提倡古文写作，主张文章撰述要根植于儒家六艺，阐扬孔孟道统。这一时期，他的文论名篇《答李翱书》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贞元十九年，韩愈迁升为监察御史，官职虽然不算高，却拥有一定的实权，负责谏正皇帝，弹劾百官。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同任监察御史，交谊甚深。

韩愈不但善于撰写诗文，而且体恤民情，忠于职守，是个直言敢谏的净臣。就在任监察御史的当年，他即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得罪权臣李实，极论宫市又遭到宦官忌恨，由此受到打击陷害，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今广东阳山）令。这次政治挫折让韩愈心情非常郁闷。太监催逼他立即上路，连探视卧病在床的小女儿也不允许。韩愈在赴广东的途中以及到阳山之后，写下《湘中》、《答张十一》等诗歌作品，倾吐内心伤感惆怅的情绪。任职阳山期间，韩愈勤政爱民，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据史书记载，他“有爱在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可见其品性的高洁。韩愈在荒僻的环境中仍坚持读书为学，结交友朋，传道授业，在艰苦的生活中寻求乐趣。

贞元二十一年（805）春，唐德宗去世，太子李诵登基，是为唐顺宗。不久顺宗因病退位，太子李纯受禅继位，是为唐宪宗。宪宗登基伊始，罢免王叔文集团，并大赦天下。这年夏天，韩愈接到赦令，离开阳山赶到湖南郴州待命。他本希望重新回到长安，但因为当时地方官吏的阻挠，致使韩愈在郴州等待数月。后来，他被分派到湖北江陵担任法曹参军的职务。经过长时间的焦急等待，却是这样的结局，韩愈的失望愤懑之情可想而知。“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他甚至想到了挂冠而去，归耕田园。

好在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元和元年（806），韩愈调回长安，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元和二年，韩愈又前往东都洛阳。他在这里结交朋友，接纳门生弟子，如李渤、温造、卢仝、樊宗师、贾岛等。他们在一起谈文论艺，相互切磋，促使古文运动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柳宗元、刘禹锡虽贬官远徙，但他们之间时有书信往来，彼此配合，这也促进了当时诗文创作活动的发展和繁荣。这期间，韩愈又先后任都官员外郎、河南令等职。

元和六年（811），韩愈升职方员外郎，回长安。此后一段时间，他一直担任闲职，过着稍显轻松的生活。元和十一年迁升中书舍人，掌诏令起草。唐宪宗立志解决藩镇割据的痼弊，韩愈也主张对叛乱的军队用兵。第二年，他以行军司马的身份辅佐宰相裴度，参与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叛乱的战役，出了一些参谋策划之力。回京后，韩愈升为刑部侍郎。平定淮西之役获胜，唐宪宗十分得意，要刻石纪功。韩愈撰成《平淮西碑》，既有《尚书》的古朴，又有《诗经》的典雅，水平颇高。但现实利益的冲突，却让它不入一部分人的眼。由于碑文对裴度多有赞颂之辞，而没有突出一些其他参战将领的功勋，这在朝野引发很大的争议。宪宗命人把刻好的韩愈所撰碑文磨掉，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

韩愈自言“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以孔子、周公为楷模，以儒家的思想学说为信仰。他一生排斥佛、道两教，这一心志在晚年更加坚笃。他写有《华山女》一诗，揭露和讽刺道教的虚妄、丑秽。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从长安西的风翔法门寺迎奉佛骨回长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一场佛教崇拜的狂热浪潮。韩愈不顾风险，上《论佛骨表》批评宪宗迎佛骨的举动。宪宗览奏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得裴度、崔群等人求情相救，韩愈才被流放至岭南当潮州刺史，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韩愈此时已经是五十二



岁的老翁，对岭南的偏僻、荒芜和瘴疠早有领教，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还活着回到长安。

在远离朝阙的时间内，韩愈关心民生疾苦，革除劣俗，整饬吏治，积极兴起当地的文化事业，捐俸助学，颇有政声。潮州当时鳄鱼很多，吞食畜禽，成为当地一害。韩愈撰《祭鳄鱼文》，把鳄鱼责骂一通，表示要赶走它们。这篇文章文采焕然，声情并茂，在当时流传很广。韩愈还向宪宗上书，缓和自己在佛骨问题上的立场，称颂当朝，并提到潮州的艰苦生活。这终于打动了宪宗皇帝，韩愈很快转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不久宪宗去世，穆宗继位，韩愈在这一年的九月被召回京师，任国子祭酒。后又任兵部侍郎，掌管武官选授及军备、军械等事物。韩愈不辱使命，成功地为朝廷宣抚平息发生在镇州（今河北正定）的叛乱，因此而转任吏部侍郎。穆宗长庆三年（823），韩愈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获得较高政治地位。

韩愈在任上以威严著称，在他任职期间，京师一地的治安状况非常好。即便发生旱灾，商人们也不敢任意提高米价。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死，敬宗继位。六月，韩愈因病迁到长安城南乡下休养。这一年秋冬时节，他病情加重，自知不久于人世，感叹“富贵自繁拘，贫贱亦煎熬。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镳”，表明富贵时生活拘束，贫贱时困苦煎熬，荣辱都已尝遍，现在到了解脱的时候。十二月，韩愈在长安城家中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七岁。死后，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文”。他的门生搜集遗文，编成《昌黎先生集》。

韩愈一生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他性格中有木讷刚直的一面，力辩是非，坚持自己的信念，昂然不肯少屈。步入官场后，他在一次次的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多次以直谏而得罪朝廷。但他又往往能够化险为夷，和历史上的其他直臣、谏臣相比，还算是幸运多了。苏轼称赞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一评价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可。韩愈既是后世景仰的国之栋梁，力排众议的思想家，又是一代文坛宗师。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有着崇高的地位。

中唐时期，唐王朝的统治已渐渐显出颓势。军事上，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存在；思想上，自庙堂至民间普遍崇敬佛老之学，儒家学说日渐式微；文学上，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笼罩文坛，文士往往追求文辞形式的华美，而

忽略思想内容的醇正。韩愈作为正统的儒家之士，对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深感忧虑。他早年即熟读儒家经典，立志以弘扬儒家圣道为己任，立志以一己之力去扶树儒家正道，“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韩愈把儒家思想学说和当代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并以人们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他的撰述有所谓“五原”，即《原道》、《原性》、《原人》、《原毁》、《原鬼》等，系统地阐发他的思想理论。《原道》站在“道统”的高度论述了儒家之道，并从人道、人文、人伦和人生的角度重新诠释儒家之道。韩愈把儒家学说从章句训诂的风气中解放出来，赋以全新的理念和内涵。他虽然没有建立起新的儒学学派，但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的学说是宋代儒学全面复兴的先声。

韩愈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成功地领导了文体的复古和变革，被后人视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把文章写得像律诗一样精工。韩愈等人提倡“古文”，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力求恢复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他推原儒家思想，为古文在唐代的复兴指明了方向，并在学理上进行疏通和阐释。韩愈自言“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韩愈主张文道合一，把对古文的喜好和弘扬儒道的信念结合起来。韩门弟子中的李翱和皇甫湜等人，或学韩愈的平易通畅，或学韩愈的奇诡宏伟，都成为著名的古文家。在韩愈的影响带动下，一大批士子纷纷从事古文的撰述创作，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

但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其实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儒家学说。他曾作诗说“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自比为楚狂人，这和拘束于礼法的醇儒形象相去甚远。在韩愈现存的诗文作品中，《原道》、《师说》、《进学解》等议论文虽然结构严谨，立论高远，却绝非韩愈集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韩愈的记叙文重视文学形象的鲜明和完整，笔触所至往往使物态活灵活现。《毛颖传》等作品寓庄于谐，趣味横生，极富文学意味。

韩愈非常重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社会遭际和情感特征。他在写给好友孟郊的临别赠序中提出“不平则鸣”的思想主张：“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



平者乎！”（《送孟东野序》）他认为，文学的创作主体应有一种内在的“气”和“力”，“气”、“力”充足了之后便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此即所谓“气盛言宜”的主张。韩愈认为好的诗文应该是发于心而形于言的，他的作品大都饱含澎湃激荡的情感力量，具有内在的感染力。例如《哀十二郎文》，通过琐琐家常的诉说，融注了恳挚的骨肉之情和宦海沉浮的人生感悟，让人读来觉得字字句句都凄楚动人。

韩愈非常注重文学语言和文辞形式的艺术性。他一再表明“好辞”是为了更好地弘道，但事实上作为文学之士，他还是把精力更多地投向艺术的雕琢、锤炼等方面。韩愈主张务去陈言，要求语言新颖，词必己出，具有独创性；同时又不违背语言文辞的规律和文学风格的要求，做到妥帖和流畅。韩愈还大胆地引用当时的口语，打破骈文整齐的句式，引进长短不一的散句，这使得他的文章读来新奇生动，别开生面。后人评价韩愈的散文风格“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同时，韩愈在文章的谋篇布局上独具匠心，他的作品虽有跌宕之致，但在起承转合上往往宛若天成。

韩愈在诗歌创作方面亦能别出手眼，另创新局。中唐时期的诗坛，最流行的是大历十才子的诗作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和体。他们或偏重形式，或者追求浅切近人的诗风，这和诗歌的盛唐气象相比，显得格局狭仄，气势卑弱。韩愈对前人和同时期诗人的创作持有包容和鼓励的态度。他赞扬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对不合主流的诗人如孟郊、贾岛等也大力奖掖。而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则力求创新，采用诸多手法，形成“以文为诗”的艺术风格，在语言风格上有散文化的倾向。

韩愈把散文笔法引入诗歌创作中，这使得他的诗作呈现出一种新奇独特的风貌。具体而言，韩愈常用赋体的方法做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有时在造句上却又有意思使用平直浅白的表达方式，如《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有“我齿落且尽，君须白几何？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读来如家常语。但另一方面，他用字又特别讲究生动凝练，甚至喜好运用一些生僻孤冷的字眼，这使得他的诗歌往往有跌宕蜿蜒的审美特点，前人称之为“奇崛”。他有时会打破诗歌整齐划一的句式，把长短不一的句子置于同一诗作中，加强了诗歌纵横捭阖的气势，开阔了作品的格局。韩愈的诗歌多有清晰的理路和脉络，开头结尾、转折回旋往往匠心独

运，技巧圆熟，让人浑然不觉。韩愈在中唐诗坛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极大丰富了诗歌创作的经验，为中国古体诗歌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和形式。当然，他以文为诗，把议论、说理和论述的手法引入到诗歌中，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美感。

韩愈在诗文领域的创造性，多少也因为他具有一种天生的雄强豪放的资质。追求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是韩愈性格中不可遏抑的内在冲动。他自言年少之时就“尚奇伟”，“搜奇日有富”。他的审美情趣不可能象韦应物那样淡泊平和，而时时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特征。韩愈的胸襟气度超脱不凡，提倡“养气”说，主张作者提高自我修养，增添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大丈夫气概。由此发而为诗，出而为文，自然气豪势猛，声宏调激，意象新奇，气脉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给人以酣畅淋漓的审美感受。这其实已突破儒家中庸的审美准则。

韩愈的诗风朝怪奇方向上发展，大致始于德宗贞元中后期，并在元和中期定型。韩诗的代表作大都极尽铺张之能事，带有狠、重、奇、险的特点，有雄大的气势和怪奇的意象。他的诗作有时甚至有意以“丑”为美，着力去表现那些可怕可憎的艺术形象。当然，韩愈的作品中也不乏自然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作，如《晚春》、《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等。另外，韩愈诗歌作品中也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得失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等，这些作品大都写得平实顺畅。

纵观韩愈的一生，经历坎坷，思想深刻而复杂，文学创作数量丰富，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他的诗现存三百余首，这是他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 醉留东野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

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蹶二子踪？

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

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

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駉蛩。

东野不回头，有如寸莛撞巨钟。

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

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何由逢。

### 题解

这首诗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时年韩愈三十一岁。东野，指诗人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比韩愈大十八岁。韩愈早年结识孟郊，对其诗才非常欣赏，两人结为忘年之交。写这首诗时，韩愈正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的幕府中任职。孟郊当时也客游汴州，旋即辞去南行。韩愈挽留而不得，写了这首诗送行。诗中将自己和孟郊比作李白和杜甫，体现出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也表明诗人对自己和孟郊在文学创作上有很高的期待。



醉留东野 诗意图 赵晨 绘